

燕下鄉脞錄

清陳康祺著

下

進步書局校印

燕下鄉脞錄

進步書局

PDG

燕下卿腔錄卷十二

清 鄧陳康祺著

塔忠武公之戰績載在琅書。諸葛大名垂宇宙矣。公性忠勇。亦最慈祥。統兵岳州。即於左臂涅忠。心報國四字。洪山之捷。麾軍逼賊於沙湖塘角間。賊爭赴水死。中多幼孩。公見之大哭。傳令拯救。得數百人。羣賊因而乞命者。又七百有奇。誅其極悍者。餘盡釋之。一日力戰歸。左右以海燕窩進。公曰。吾母夫人在都。不知能給朝夕否。忍甘此耶。德化令進莞席。以士卒皆卧草土。卻弗受。其篤孝貞廉又如此。從古名將秉氣之純。如公亦少觀也。

中興名將塔羅彭楊四公。隨曹文正。創立楚軍。實開果毅堅貞之風氣。稍後則滿臣惟忠勇公多隆阿。漢臣唯子爵提督鮑公超。驍勇敢戰。與之齊名。軍中呼為多龍鮑虎。

狀元雖三年一人。而自唐宋重科目已來。凡廷試掄元。鮮有不洊躋華顯者。海鹽朱朶山殿撰昌頤。平生六易官階。終於六品。殆由數奇。初以選拔充小京官。升用主事。一也。道光丙戌成進士。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二也。嗣升贊善。三也。緣事降謫。適

得光祿寺署正四也。由光署正捐主事五也。升員外得御史矣。復干吏議。鐫級歸。咸豐朝起廢員。仍賞主事。命來京六也。散秩浮湛。旋亦垂垂老矣。名場顯晦。各有前因。修撰卿望。願隆。蹭蹬終身。義可無悶。

福文襄王總制雲貴。值南掌國貢馴象四。並言被交趾諸國劫掠。無禦敵器。以餘象一求予巨礮。文襄檄諭。以國家法制森嚴。賞賚有節。兵火利器。不容妄求。還其象。不予之礮。上題之。

福文襄屢出塞邊功。在社稷。其生平所受恩寵。亦復空前曠後。冠絕百僚。初以領隊大臣。隨征金川。攻克得楞山。賞嘉勇巴圖魯。後即以嘉勇二字。疊為封爵佳號。異數一也。索諾木就縛。金川平。封三等嘉勇男。班師。上幸良鄉。行郊勞禮。賜御用鞍轡馬一旋。御紫光閣飲至。詔圖形閣中。上親製贊。異數二也。甘肅逆回田五等滋事。授參贊大臣。擒賊首張文慶等。晉封嘉勇侯。異數三也。臺灣逆賊林爽文圖嘉義。詔以為將軍。馳驛往勦。立解縣圍。捷聞。封一等嘉義公。賜寶石頂。四圍龍服。異數四也。生擒林爽文。檻送京師。臺灣平。賜金黃帶紫纓。金黃綳珊瑚朝珠。又命於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各建生祠。再圖形紫光閣。上製贊。

如初異數五也。廓爾喀賊匪竄後藏。詔以為將軍。疊克賊寨。奏入。御製誌喜詩。書策以賜。佐以御用佩囊。異數六也。甲爾古拉集寨之捷。酋懼乞降。詔許班師。晉大學士。加封忠銳嘉勇公。會十五功臣圖像成。上復親為製贊。時大學士阿文成以未臨行陣。奏讓首功。異數七也。尋賞一等輕車都尉。命照王公親軍校例。給六品藍翎三缺。賞其僕從。異數八也。由川督移雲貴。會黔苗石柳鄧圍大營。喫腦營松桃廳三城。楚苗石三保圍永綏廳。逆渠吳半生附之。有旨命督師進勦。未弔月。立解三圍。賞戴三眼花翎。異數九也。屢毀賊營。奪賊卡。降七十餘寨。詔晉封貝子銜。仍帶四字佳號。照宗室貝子例。給護衛。異數十也。吳半生降。賞公子德麟副都統銜。授御前侍衛。異數十一也。積功無可加賞。晉公文忠公貝子爵。異數十二也。逮公薨。特旨賞郡王銜。賞庫銀萬兩治喪。並於家廟旁。特建專祠。以時致祭。其父傳恆。追贈郡王銜。子德麟襲貝勒。戔入城。親往賜奠。御製詩哭之。配饗太廟。並入祀賢良昭忠二祠。復奉諭。德麟承襲貝勒後。其子襲貝子。孫鎮國公。罔替。異數十三也。其他封贈蔭襲之稠。部院封圻之重。瑰珍瑋寶之錫。雲漢綸綍之褒。為尋常將相所罕有者。不勝縷述。異姓世臣。叨被至此。本朝

第一人也。

山陽汪文端公廷珍。年十二而孤。母程太夫人撫之成立。值歲凶。母子日一食。或終日不得食。太夫人終不肯使人知。曰。吾非恥貧。恥言貧耳。言貧則疑有求於人。故不為也。歲除無米。使僕索舊逋城外。抵暮歸。無所得。各飲茗一甌。嘗鹽菜數莖。就卧。及公貴。風裁嚴峻。正色立朝。造次必於禮法。太夫人教也。

汪文端之相業。不以隆隆赫赫為名。高其行誼。文章海內。識與不識。推為正人。無異喙。仁宗知公深。故在內。則長成均。直上齋。洊充總師傅。在外則安徽江西浙江連任學政。始終委寄。不外文學侍從之任。公為大司成。選刊成均課士錄。教學者以義法。三省試牘。皆曰。立誠編。猶前志也。又嘗撰為學約五則。以訓士。一曰。辨塗。謂喻義喻利。人心之分盡於此。為己為人。學術之分盡於此。有志者。當力辨乎豪釐千里之差。一曰。端本。謂士者四民之首。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讀書人為之。故貴通古今。達事變。相期為有體有用之學。一曰。敬業。時文者。古文之一體。猶之碑誌傳記表疏論序云耳。以摹擬剽竊者之不足言文。乃並時文而小之。過矣。一曰。裁偽。謂昌黎論文惟其是。吾論文惟其真。蓋必能真。而後是非可得而論也。

申韓莊列異乎吾道者也。而朱子以為先有實而後託之文。非以其真耶。一曰自立。文之不能不變者。時也。挽其變而歸之正。或因具變而愈益神明於正學者。事也。苟非克自樹立。隨風氣為轉移。取已陳之芻狗。沾沾然倣效之。庸有冀乎哉。其因文見道。大旨不出乎此。宣宗在青宮。公盡忱啟迪。非法不道。登極後。獻納尤勤。道光三年。手敕稱汪廷珍於師道臣道之義。二者兼備。然則公之輔翼聖聰。成三十二年仁孝太平之治。上與伊傅比。媿矣。相業黯澹。何足議之。

高宗御製詩云。有以沙汰僧道為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闕之。蓋彼教已式微已。且藉以養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游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為詩以見意云。顏波日下豈能迴。二氏於今亦可哀。何必闢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真洋洋聖謨也。康熙少時。好發奇論。嘗謂今之僧道。可編為土兵。縣留一寺。額設若干人。半月誦經。半月習武。合一省一府。均其寺產為養贍之資。才足馭百人千人者。別異其名目。或許酒肉。或許婚娶。有事則老弱留守。壯者聽調出軍。有功許蓄髮出籍為武弁。人咸說之。既又曰。僧尼宜因田設額。仍其舊

產縣留二所以別男女。非鰥寡孤獨喑聾跛蹇者。不得濫給度牒。人亦以為不能行。敬繹聖制。蓋亦借紺字紅牆。為安置窮民之藪澤。芻蕘之言。似後一說。猶堪備采也。

漁洋晚年。寄宋商邱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讀者多未測其旨。後始知為趙秋谷發也。蓋秋谷罷館職後。益修憾漁洋。薄游吳中。屢語人曰。邇日論詩。惟位尊而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於漁洋。故答詩云爾。阮吾山茶餘客話。謂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誇耳。其實漫堂固不在秋谷指議中也。康祺按商邱風雅不減漁洋。吾山斯言。未免鏗薄。

康熙朝刻耕織圖。係焦秉貞畫。萬壽盛典。冷枚畫。秉貞濟甯人。欽天監五官正。冷枚膠州人。又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內務府司庫沈喻畫。見茶餘客話。

張稷若先生云。強記之法。每讀一書。遇意所好。即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黏之壁間。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揜卷。輒就壁間觀所黏錄。日三五次。以為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黏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黏者。投笥中。俟再讀。有所錄。補黏其處。

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自富。康祺按他書記此法。黏壁之後。尚有分為二笥者。一虛一實。今日探左笥所儲。逐條溫覽。投之右笥。明日探右笥亦然。其功尤為精密。余性嗜古書。記性最劣。偶有誤述。輒須尋檢。率爾下筆。難免舛謬。憾年少在塾。不依此法行之。汎覽健忘。致成枵腹。後生志古。尚其鑒諸。今水晶眼鏡。徧天下市井。駟儈。且用之矣。此物興於國初。珍貴逾珠玉。康熙癸未。賜少宗伯孫岳。頒水晶鏡。時蔣文肅以庶常值內廷。奏臣母曹氏年老眼昏。上亦賜之。當世以為殊榮。

舉人大挑。始於乾隆丙戌科。吏部新議選法。一等用知縣者。又借補府經歷。直隸州州同。州判。屬州州同。州判。縣丞。鹽大使。藩庫大使。凡九班。二等以學正。教諭。用借補訓導。凡三班。時謂之九流三教。按此語。儼巧不足錄。藉以紀大挑緣始。及當時銓補章程耳。

蔣文肅官庶常。即蒙聖祖賜第西華門右。御題匾曰揖翠堂。雍正戊申。大拜後。復賜新第於得勝門。舊例年終。賞大臣福字。皆用紅箋。丁未冬。世宗以公母曹夫人服未除。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士子賜人參。至十二斤。皆人臣不世之

恩遇

恭讀 純廟聖製文南薰殿奉藏圖像記。知列代帝后圖像傳自勝國。典在有司。歷有年所。自 純廟幾暇。省閤內庫。偶得展觀。遂 命工重加裝池。襲以絳錦。尊藏於紫禁西南之南薰殿。復令王公大臣詳定位置。謹具籍識。次第甲乙。又以明諸帝王冊。今貯工部外庫。慮其散軼。因附藏 殿之西室。俾虔視焉。既竣事。親灑宸翰。勒石前榮。以示永久。蓋 續承帝統。嘉惠前朝。聖人之用心。若是其誠且篤也。其圖像軸數。法祭酒式善陶廬雜錄。當紀之云。南薰殿藏古帝后像。凡軸七十有五。伏羲氏像一。帝堯像一。禹王像一。商湯王像一。周武王像一。梁武帝像一。唐高祖像一。太宗像三。後唐莊宗像一。宋宣祖像二。太祖像四。太宗像一。真宗像二。仁宗像一。英宗像一。神宗像二。哲宗像一。徽宗像二。欽宗像二。高宗像一。孝宗像一。光宗像一。甯宗像一。理宗像一。度宗像一。明太祖像十二。成祖像一。仁宗像一。宣宗像三。英宗像一。憲宗像一。孝宗像一。武宗像一。興獻王像二。世宗像一。穆宗像一。神宗像一。光宗像二。熹宗像二。宋宣祖后像一。真宗后像一。仁宗后像一。英宗后像一。神宗后像一。哲宗后像一。徽宗后像一。欽宗后像一。高宗后像一。光宗后像一。甯宗后像一。明孝

慈高皇后像一冊十五。歷代帝王像一冊。自伏羲氏起。至宋甯宗止。凡十六葉。每葉像二。聖君賢臣像一冊。自伏羲氏起。至韓信止。凡二十三葉。宋朝帝像一冊。自宣祖起。至度宗止。凡十六葉。元朝帝像一冊。自太祖起。至甯宗止。凡八葉。宋后像一冊。自宣祖起。至甯宗后止。凡十二葉。元后像一冊。自世祖后起。至后納罕止。凡八葉。末四條無標題。元后妃太子像一冊。自仁宗后起。至后納罕止。六葉。第二三像無標題。末附太子像二冊。明帝后像二冊。上册。自太祖起。至孝敬毅皇帝止。凡九葉。下册。自世宗起。至熹宗止。凡八葉。尚有歷代聖賢像一冊。孔子世家像一冊。至聖先賢像一冊。歷代聖賢名人像一冊。皆藏於殿中。

道光九年十月。緬甸國王遣人進金葉表。因奉天朝平定回疆。生俘首逆恭進。皇太后徽號之詔。畏服歡喜而來賀。此為向來緬王所無之事。故雲貴總督代為奏進。

黃岡曹學士本榮為國初理學名臣。其學初從陽明。入直悟心原。繼加以踐履篤實之功。著五大儒語錄。及周張精義。王羅擇編居要錄。切問錄。諸書。其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行。當應詔上疏。請舉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

平大業者。朝夕討論。從此設誠致行。自能祈天永命云云。優旨嘉納。官司業刊白鹿洞學規以教諸生。日侍講幄。論辨經義。問無不對。對無不盡。同年生譚鳳禎。歿於京師。學士為之治喪。譚妾生子。令室中婢乳之。後成立。魏敏果為賦古人交行。學士既卒。蘇門孫徵君慟惜之。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清之際。道在曹子。世以其言為不可易。康祺於道學家言。了無所得。亦不知程朱陸王之所以異同。如學士者。其視箕子果何如。視魯齋先生。又何如。徵君所言。無能別其然否。惟觀學士之事。君侍友。矚然不欺。為詞臣。菜食布袍。求盡職業。恐即此便是道學。不必高語商周宋元。定與古人鼎足也。

桂林朱伯韓觀察。居諫垣。與蘇廷樞。陳慶鏞。齊聲號稱三直。

見前

又從倭文端。唐確

慎。李文清。諸公游。與聞道學之統。其經術考據。則與曹文正公。何子貞。張石洲。諸君

相切劘。其工詩古文。與梅伯言。邵位西。張端甫。吳子序。余小頗。陳藝叔。劉椒雲。馮魯

川。六七君子。及其鄉人龍翰臣。王少鶴。同時各成一家。蓋道光朝。魁偉振異人也。粵

西賊起。方在籍辦團練。

按獨秀峯題壁詩。誠毀觀察甚烈。康祺備考他書。非事實也。且題壁詩本淺俗。不知世人何故傳誦。

張忠武公

之來歸也。官吏多疑之。觀察獨謂忠果可任事。毅然以十口保其無他。忠武卒為名

將盡臣論者謂李白之識郭汾陽殆遜之矣。

按收降張忠武事諸說互歧平定粵匪紀略屬之銅山制府馮氏桂芬李氏元

度集屬之勞文毅公朱後以道員游吾浙浙撫王有齡駭不知兵假籌餉名恣苛斂觀察每有

言嫌其迂闊賊既圍城觀察守清波門督士卒守禦甚力食將盡偶得米猶分數斗

饌舉人伊樂堯樂堯經生觀察道義交也城陷罵賊死觀察忠孝大節炳若日星而

力保張忠武公功績尤偉其圍城饋粟一事亦見平生風義云。

李文恭公星沅由翰林外簡郡守不十年至兩江總督所至百廢具舉校校有風骨

既以母老乞病歸文宗御極召用懇請終養會粵逆漸肆而林文忠公道卒朝

廷以文恭能任事也訖以欽差大臣關防畀之而公又殂方公抵粵西憂賊甚寢

食失常度每謂人曰此賊非眼前諸公可了時周文忠向忠武烏武壯皆與共事意

不謂然公曰後當思吾言耳公疾革以關防送文忠而遺表薦烏向可任其後三公

皆殄身軍事粵逆奔突徧天下征討十餘載糜餉萬萬逆氛始洗盡無遺公殆見洪

楊初起勢剽悍驍劇不易摧思得當鄭重一戰豈懦帥畏事比哉。

海昌三異者安陽許侍郎三禮宰海甯時浙人傳為瑞應者也時白燕來巢朱露降

於庭柏海潮當至而不至輿論美之故云然侍郎作令日每夕焚香告天如趙清獻

故事。創立書院。延黎州先生主皋比。招高才生。雅歌釋奠。而親受先生易學。稱弟子焉。行取御史。疏請定武臣守制之例。遷理少。講河圖洛書。甚有條理。聖祖嘉美。自庶僚至卿貳。每歲必貽書黎洲問學。歛然也。康熙按侍郎少執業於孫徵君。他日有編夏峯南雷學案者。當兩收之。

南雷講學吾州。相從問學者。以吾宗為最夥。而怡庭編修錫嘏。其衛道至力者也。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掌院葉文敏公。將特薦。寄之以詩。從與就道。南雷答詩。勉其承莊渠魏氏之絕學。而告以不出之意。文敏以編修為黃氏高業。屬其敦勸出山。編修驚曰。是將使先生為疊山九靈之喪軀也。不如其已也。再三往辭。文敏乃止。編修論格物之學。於師門不甚合。然黎州屈指門下。必首推其篤行。

嘉慶初。李忠毅公長庚。勦除洋匪。屢敗蔡牽於浙洋。以閩師掣肘。牽尚游弋海上。上聞。逮治督臣。而代者入閩。中文武之譖。疏參忠毅逗留。捏報斬獲。諭密詢浙撫清安泰公。賴公力陳忠毅勦賊之勇。海戰情形之難。仁宗委任忠毅。由是益篤。當時賊中謠。有不怕千萬兵。只怕李長庚之語。亦達天聽。

仁和梁虎臣先生紹炳。明遺民也。少有至性。生計清寒。父亡於官。求商人附載東去。

迎棺歸葬。躬自負土成邱。時節祭奠。涕淚迸涌。松草為之萎絕。里中有避父咎。出亡者。先生遇之。問得其故。大悲曰。爾有父咎。非苦我無父咎。乃苦耳。為賦遊子遇孤兒行。其人垂泣自恨。卒為孝子。偷兒夜入先生室。覺其為鄰人也。默不言。据摠及衣被。徐曰。獨不能留此為吾禦寒耶。偷兒驚而止。遂勸其改行。檢枕畔百錢予之。及案上銅器一二具。令持出。其人嗚咽去。入國朝。居南屏山。貧甚。屏絕餽饌。賣藥自給。先生於象緯律歷輿地禮制農田水利戎兵賦役莫不研講。康熙八年。教舉山林隱逸之士。浙撫范忠貞公親詣之。請以應詔。固辭。卓卓乎東京人物也。

乾隆辛未。聖駕南巡。幸無錫。秦文恭公家寄暢園。秦氏子姓迎鑒者。考然年九十。實然年八十七。敬然年八十五。榮然年七十。壽然年六十九。芝田年七十六。瑞熙年六十一。莘田年六十。東田年六十二。九人得六百餘歲。皆近房也。漢碑云。國有仁澤。民多世壽。信夫。

雍正中。太常寺卿吳隆元奏修天壇摺內。有蜈蚣八字牆語。上命交部嚴議。以其不敬也。壇廟十六。襄事者可不慎諸。

天台齊侍郎敏悟強識。觀書目十行下。一覽則終身不忘。其應徵北上時。謁某邑宰。

留宿署中。見架上有異書八冊。請借觀。主人曰諾。次日將登程。主人奉書以出。侍郎曰。已閱訖矣。主人未之信。抽一二冊詢之。探喉而出不諱一字。

桐城諸生潘天成錫疇。世稱潘孝子。幼與父母避仇相失。天成乞食求之。往來休甯山中。跳走哭泣。每至聚。持一鼗鼓。大聲為鄉語。觀者從之而笑。莫測其意也。行至江西界。其母從巷中出。頗疑天成非丐者。詳問所由。相持而悲。因又詢知父所在。迎之歸里。天成論學。祖姚江。又從荆溪湯之錡。受東林之學。後事宣城梅文鼎。略涉歷算。狷潔長貧。老以餓死。

本朝古文家。必推桐城方侍郎為正宗矣。其裁成而引掖之者。實賴吾鄉一二先哲。侍郎少遊京師。下筆為古文。輒工。季野先生奇之。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為無益之文。侍郎終身誦之。遂一心窮經。後讀徐氏所雕九經解。三過為文益峻深。西漢編修方以古文伏天下。揚於眾曰。後來之秀也。侍郎名遂大起。

吳徵君農祥。學長於史。兼工詞賦。乳哺時。啞啞私語。皆建文遜國時事。過十歲。方不言。蓋生有宿根云。按徵君與吳任臣生同里。閏年少。皆博綜能文。時呼為虎林二吳。

梁侍講幼時。其父文莊相國。猶未達也。居鳳凰山麓。夫人夜織。兒嬉於旁。虎突入戶。

夫人驚絕。侍講戲如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

山舟侍講。書名壓一代。性獨孤僻。作書喜用許虛白紙。夏岐山。潘岳南。筆刻石。必陳雲杓。陳如岡。馮鳴和。後虛白齋紙盛行。馮潘夏陳。因以致富。

臺灣開於鄭芝龍。順治初。其子成功。復往據之。時出沒江海。為大患。廈門民掘地得一碑。文云。生女滅雞。十億相倚。見者莫能測。後鄭氏為姚尚書啟聖所殄滅。乃知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從西。雞也。滅雞。滅鄭也。鄭氏初起海上。尚書始生。傳四世六十年。而公適為閩督。遂平臺灣。執鄭克塽以歸。此謠讖之有驗者。然亦我聖清之威德震鑠。師武臣力。有以應之。

會稽姚尚書平定臺灣。袁枚作公神道碑。謂大功為施琅所據。謝山鹿洲亦云。然康熙按之官書及他紀載。知枚言不甚有徵。顧尚書長子儀。亦英物也。儀雄偉。與公肖。嘗驅駟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前却不自由。挽強弓。百步外可洞四札。閩人望見前鋒。曰。此姚公子旗也。以功游擢開封府知府。諭以京堂用。自請效力從戎。改雲南總兵。本朝文臣。自請改武。自此始。按儀著有憂畏軒遺集

澤州相國在直廬。聖祖皇帝嘗傳問。今之詩人為誰。相國以周起渭。史申義對。時

有兩大詩家之目。相國予告。陞辭。聖祖問將來誰可代者。相國復舉周名以對。惜起渭南進宮坊。未肩大任。僅以詩集傳耳。

黎侍御吉雲。以翰林入臺垣。道光中。英吉利船窺津門海口。侍御獨上疏言。島夷不可縱。和議不足恃。條用兵事甚悉。彈主款大僚。言詞切直。比款議決。遂引疾歸。咸豐改元。廣西軍事急。御史方家居。忽辦裝詣京師補官。劾湖廣總督程喬采庸怯誤事。縱賊深入湘中。將為天下患。已而賊果圍長沙。破武漢。連陷江南。躡及畿輔。都城戒嚴。侍御奉命駐東城。一日。語守者曰。城上宜多積磚石。守者謬諾之。督責益急。謂明日不具。將治爾。守者懼獲罪。走愬諸大僚。言御史恐我明日寇將至也。大僚聞於朝。以恒擾降。時論惜之。康祺謂明日寇至。固守者之甚其詞。第被命守城而不作寇至之想。守何事矣。粵匪之變。所以狼奔鼠竄。天下無完城者。大抵皆明日必不寇至之念誤之也。嗚呼。粵匪平矣。明日顧可恃哉。

貴筑黃觀察輔辰。官考功郎時。遇事侃侃。持正不阿。屢忤尚書恩桂。又與侍郎張公爭易州牧貪墨事。抗論再三。同官或目之硬黃。鑄石以贈。觀察少奇困。嘗屑糠和麥粳為粥。又不給。則就鄰生。擲園中桃實生啖之。意充然不廢學。蓋所蘊實深。不第以